

桌旁的尸体

[法国] 塞缪尔·亚当斯

第一次听说这两个人被暴风雪围困在山上的故事时，我还在读大学。当时我认为那只是流传在我大学所在的阿迪朗达克山区的民间故事。后来，我为了寻找故事真相的线索，曾问过几位大学时的老朋友。多数人都还记得这个故事，但没有一人能告诉我故事的起源。这个故事究竟是谁所写的，今天我仍一无所知。

有两个人万万没有想到在阿迪朗达克山脉中心遇上了十月的一场暴风雪，他们是查尔斯·卡尔尼和斯蒂芬·埃斯特罗。他们既是共事多年的伙伴，又是亲密的朋友。他们顶着大风在积雪中跋涉，整整赶了一天的路，身强力壮的埃斯特罗年轻一些，搀扶着瘦弱的卡尔尼。卡尔尼早已筋疲力尽了。

此刻，夜幕渐渐降落。埃斯特罗突然怀着希望疾呼一声，衬着逐渐暗下去的旋舞着的雪花，一条紧绷着的细细的长线映入他的眼帘。

“电线，看！电报线！”

“是的。但通往哪儿呢？”卡尔尼一边咳嗽一边说，“通多远？我真想挖个雪坑睡一觉。”

“不，不能这样，”埃斯特罗命令道，“这条线肯定是政府测量队去年春天架起来的。从他们居住的临时棚屋通往北克里克镇铁路终点站。现在我们只要往山上爬就行了。快过来，我们走吧！”

他一边扶着同伴一边鼓励他，穿过密林，往山顶爬去。苦苦挣扎了半小时之后，他们到达了那间小屋。幸运的是，那儿仍存有许多木柴，架子上陈放着一些干玉米棒子。一头被风雪困在树梢上的豪猪在哀叫。埃斯特罗用手枪击毙了豪猪，这样他们起码不至于饿死了。可是卡尔尼正生病，发着高烧。埃斯特罗把火炉生旺，烧得通红之后，将卡尔尼安顿在里屋的床上。

第二天早晨，卡尔尼的病情看来稍有好转。电报机也带来了希望。因为卡尔尼会“发报”。尽管一夜疼痛，身体很虚弱，但他仍摇摇晃晃走到外屋的桌子旁，打开了发报机开关。

北克里克镇电报员收到来自孤山的呼救电报，觉得自己一定是神智错乱了。尽管电码断断续续，但他能理解其大意。电报说有两个人在山上被风雪围困了，其中一人已患肺炎。只有乞求上帝帮助他们了，人类已无能为力。现在，暴风雪愈加猛烈了。

24 小时后，又一电文滴滴答答从电报线中传来。电文已是狂人的噫语。此刻，小屋正遭到凶兽袭击，遭到白翅膀的天使的侵袭，这些该死的恶魔在风雪中眼睛发出道道凶光。电文在继续呼叫，毫无意义。埃斯特罗已将虚弱的同伴背回到了床上。第二天上午，卡尔尼在清醒时一次又一次慢慢爬到桌子旁，坐在发报机前，发出滴滴答答的摩尔斯电码。但北克里克再也收不到呼救电报了。此时电线已被风雪刮断，信息不通了。

傍晚，埃斯特罗将昏迷的同伴再次安置在床上，掖好被子后出门寻找木柴。返回时他发现卡尔尼面对发报机而坐，表情平静。

“斯蒂芬，”病人轻声说，“斯蒂芬，我知道我很快就要死了，但是，斯蒂芬，”他用炯炯的目光看着他恳求道，“你必须等我确实死去以后再将我埋葬。也许我只是昏迷过去。”他接不上气地还在说，“别，斯蒂芬，别把我活着就埋葬……”他的声音低微

下去，如同耳语。

埃斯特罗以悲痛语调，用同情的目光郑重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埃斯特罗将后来几天发生的事一项一项忠实地记载在他的日记中。那天晚上，就在他炖最后一块豪猪肉的时候，他的病友站起身来爬到桌旁的座位上咽了气。埃斯特罗检查了他的脉搏和呼吸之后，断定他确已死亡。

他用防火铁锹在高高的积雪中刨了一个坑，将尸体放入坑内，做了祈祷后，用雪掩埋了尸体。那天夜里，他做了许多可怕的噩梦。醒了一次，感到透心的寒冷，他认为这是由于自己出了一身冷汗。

早晨，他爬起床来，去在火炉里加木柴，却发现卡尔尼一动不动端坐桌旁，默默无声，目光凝视前方。

那天全天埃斯特罗都头脑昏昏沉沉，心里充满恐惧，对所发生的事感到无法相信。他没有立刻埋葬尸体，而是到外面踏着积雪寻找食物。夜幕降临时，他竭尽全力不使自己失去理智，重新在浅浅的坑中掩埋了卡尔尼的尸体。他的旅行包内仅存有半瓶白兰地，他把酒都喝完了就躺下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他凭坚强的毅力才能迫使自己到外屋去，他在门口站了一分钟，全身战栗不已，然后才打开了通向外屋的房门。

卡尔尼如同昨日那样端坐在桌旁。

“我必须保持精神正常，直到最后。”埃斯特罗在日记中写道，“他如果再回来，我知道该怎么做。”他在森林里蹒跚地走了一天，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也许他是在幻想中看到了什么东西了吧，但他绝非精神错乱。也许这些事情是个可怕的梦魇。他回到那间小屋，猛一下推开了大门。

屋内，卡尔尼依然坐在桌旁。

他第三次掩埋了卡尔尼后，那天晚上他真害怕去睡觉。他坐在卡尔尼坐过的空位子对面的椅子上，尽力不让自己入睡。但他逐渐支持不住，脑袋终于耷拉下来。

黎明时分他醒了。在暗淡的光线下，他发现卡尔尼的朦胧身影又坐在他对面的桌旁，眼睛盯视前方的空间。

“上帝救救我吧！”埃斯特罗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是他在日记中写下的最后一笔。

一支由两名森林工人、一名医生和北克里克镇电报员组成的营救小分队拖着疲乏的脚步登上了通往小屋的最后一道山坡。那儿一片寂静，毫无生机。烟囱没有冒烟。一条由深深的脚印坑形成的小道从门口通往在积雪中挖的形状奇怪的坑。医生推开了门，室内寂静无声，寒气袭人。桌子两旁坐着两个死人。

两具尸体的脑袋都被枪弹打穿了。埃斯特罗向前倾倒在血泊中。血迹已冻成冰了。

手枪掉在他耷拉着的右手下面的地上。卡尔尼支靠着端坐在椅子上，睁着双眼，表情平静。

“既有谋杀，又有自杀！”电报员说，“这些可怜的家伙！”

医生已在检查两具尸体。他说：“这并不是谋杀。”他碰了一下卡尔尼的前额说，“这儿没有血迹。被枪打时他早已死了，而且我认为那时他已经冻成冰了。”

营救队员互相看了看，完全陷入迷惑不解之中。有一位森林工人捡起了埃斯特罗的日记本，并把它交给了医生。医生翻看了日记本后又去室外观察雪中的脚印。他返回室内，点燃了烟斗，一边抽烟，一边沉思。最后他解释说：“朋友们，为了死者家属的利益，我要求宣誓保守秘密，不要泄露。我是一位验尸官，我

正式宣布：卡尔尼和埃斯特罗死于寒冷、饥饿和困苦。大家理解吗？”

大家一个个地点头表示赞同，只有北克里克镇的电报员以心情迷惘的语调结结巴巴地小声说：“如果我能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睡觉就踏实多了。”

医生说：“我也一样，我最多也只能猜测。如果我们能发现埃斯特罗患有梦游症，我就能肯定了。据我看，发生的是这种情况。夜晚埃斯特罗睡着时把自己白天埋葬的尸体从雪里挖出，然后将尸体放回到死者生前最后坐的椅子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也许是由于他孤独寂寞，产生了绝望恐惧的心理。此外，他曾郑重其事地答应过卡尔尼，一定等他确实死亡无疑后才将他埋葬。也许是在潜意识中努力忠实于诺言起了作用。起码它可以为枪击作出解释。不管怎么说，尸体被他挖出了一次又一次。

“在第二次掩埋尸体之后，某些本能的想法肯定提醒埃斯特罗不能失去理智。但是自然的力量强过于他的意志力。当他再次睡下后，梦游又支配着他的行动。最终由于神经过度紧张，他精神崩溃了。”

人们销毁了埃斯特罗的日记，将两具尸体最终安葬在山中的湖底。

以弗所的寡妇

[意大利] 彼脱罗尼亚

从前，在以弗所城，有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她对丈夫的忠贞远近闻名。邻近村镇的妇女常常成群结队到以弗所去，只为了瞻仰这个被神话了的女人。

有一天，这个女人的丈夫死了。她觉得依照普通习俗跟在出殡行列后面披发捶胸不足以表达她的哀思，她坚持跟进希腊式的地下墓穴里去，守望她丈夫的尸首，夜以继日地啼哭着。

在极度的哀伤下，她很可能会饿死，她的父母却没有办法劝她离开，就连法官在作了最后一次的劝解之后，也被赶走。总之，整个以弗所城为这个奇特的女人而忧伤着，而事实上，这女人已有五天涓滴不入了。在这衰弱的女人身旁坐着她忠心的婢女，分担她女主人的悲哀，同时在灯火熄灭时把灯重新点起。

整个城市都在讨论这件事：这里终于有了——所有阶层都同意——一个夫妇间忠贞与爱情的典范！

在这同时，在离希腊式地下墓穴不远的地方，总督下令把几个盗贼钉死在十字架上，并派士兵看守尸体以免被盗。一个晚上，有个士兵突然注意到坟墓中间有灯光进出并且听到呻吟的声音。

出于人类好奇的天性，他走下墓穴去查看。但一眼看到一个美极了的女人，他吓得差一点儿叫了出来，以为是见到地狱里来的幽灵。然后，他注意到尸首及女人脸上的泪水，还有指甲在

她脸上的抓痕，他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寡妇，在无可安慰的悲伤里。

他马上去拿了他微薄的晚餐回到墓穴里，苦求女人节哀，别为无益的悲悼心碎。他提醒她，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结局，同样的安息处在等着我们每一个人。他的不受欢迎的慰语，只有更加深了这寡妇的痛苦。

这士兵不折不扣地重复着他的辩辞，强迫她吃点儿东西，直到那小婢女受酒味的刺激，向她的诱惑者伸出了屈服的手。在酒与食物恢复了她的精力之后，她自己也开始攻击起她的女主人的顽固来。

“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她问她的女主人，“如果你饿昏了，为什么你要把自己活活埋葬，在命运之神召唤你之前死去？你以为死人的鬼魂与骨灰会被悲伤感动？不，把生活重新来过。抛弃这些女人的愚见，在你还能够活的时候享受光明。看你可怜丈夫的尸首，它不就是比所有言辞更动人地告诉你该活下去吗？”

女人因长久的绝食而衰弱，她的抵抗力终于崩溃了。她贪婪地，像婢女早先一般，吃下士兵带来的食物。

哦，你知道饱暖思淫欲这句老话吧？所以这士兵把他劝这女人吃东西的那套本领又使了出来，决定要谋取她的贞操。那婢女，也尽其所能帮士兵的忙，像重叠句般适时地重复着：要是爱情使你欢悦，大人，便请向爱情投降。

长话短说，这女人的身体不久便放弃了挣扎，她屈服了，当天晚上他们结了婚，他们第二天晚上及第三天晚上都睡在一起，小心地把墓穴的门关起，这样过往的朋友或路人会以为这贞节出名的女人终于在她丈夫的尸体上断了气。

有一夜，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盗贼的父母注意到看守的

松懈，便趁我们的“英雄”不在的时候把他们儿子的尸体偷去埋葬。第二天早上，当然，士兵因发现十字架上少了个尸体而吓得魂不附体。他跑去告诉他的情人，因他的疏于职守而等着他的是可怕的刑罚。

在那种情形下，他告诉她，与其等着被审判处刑，他宁可用自己的刀当时当地处罚自己。他对她所有的要求只是要她空出地方来给另一个尸体，让同一座阴森的坟墓容纳丈夫与情人。

“上帝不容我！”

她哭叫：“在同一个时候看到我平生爱过的仅有的两个男人的尸体，不，我说，把死的吊起远比把活的杀死要好得多。”

说了这些，她便把她丈夫的尸体从尸架上取下，吊上了十字架。这士兵听从了这好主意。第二天早上全城都在奇怪，是什么使死人爬上了十字架。

八月的鬼怪

[阿根廷] 博尔赫斯

我们是快到中午的时候到达阿雷索的。我们花了两个来小时才找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它是委内瑞拉作家米切尔·奥利罗·多尔瓦在托斯卡纳原野上那个田园诗般的河曲处购买的。那是在八月初的一个周日，天气非常炎热，行人嘈杂，在满是游客的街上，如果想打听点事却很难。在经过多次失败的尝试后，我们已回到汽车上，沿着一条没有路标的意大利柏油小路离开了城市。一个年迈的放鹅妇人正确地指给我们要去的那座城堡。在告别之前，她问我们要不要在那里过夜，我们像预料到的那样回答她说，我们只是去那里吃午饭。

“这样还行，”她说，“因为那幢房子里闹鬼。”

我和妻子都不相信中午会有鬼怪，便嘲笑她的轻信。但是我的两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七岁，他们却为能够有机会见到显形的鬼怪而感到非常幸运。

米切尔·奥利罗·多尔瓦不仅是优秀作家，而且是慷慨的东道主和美食家，他已事先准备好了永远难忘的午餐等着我们。由于我们姗姗来迟，我们还没来得及参观城堡的内部就入席用餐了。但是从外表看，它的样子并不十分可怕，只要从我们进午餐的花儿盛开的花坛那儿看到城堡全貌，任何不安的心情都会烟消云散。很难相信，在那座房舍建在高处的、勉强容纳九千人的小

山上，会涌现出那么多永远充满才智的人。然而，米切尔·奥利罗·多尔瓦却以其加勒比人的幽默对我们说，那些人中没有一个是阿雷索最杰出的。

“最伟大的人物，”他断言，“是卢多维科。”

就是这样亲切的称呼，没有姓氏：卢多维科，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与军事家，他建造了那座为他带来不幸的城堡。整个午饭的时间米切尔都在对我们谈论他。他对我们讲述了他的巨大权力、不幸福的爱情和他可怕的死亡。他对我们讲述了他在精神失常的那一刻，是怎么把他的情妇杀死在他们刚刚相爱的床上，后来又唆使他的凶恶的警犬用尖牙利齿把他自己撕得粉碎。他十分严肃地对我们说，从半夜开始，卢多维科的鬼魂就会在黑暗的宅内游荡，要为他遭受的爱情的煎熬前来寻求平静。

其实，城堡既高大又阴暗。不过，在大白天，酒足饭饱，心情高兴，米切尔的故事像他以前讲的那许多事件一样，只可能是为了让朋友们开心而讲的一个笑话。午饭后我们好奇地参观了八十二个房间，它们经历过一代代主人所作出的各种各样的改变。米切尔把底层楼进行了彻底的修理，请人装修了一间铺着大理石地板的现代卧室，并且安装了蒸汽浴等物质文化设施，还开辟了我们用午餐的那块开满鲜花的花坛。二层楼是几百年间最常使用的，那一溜房间却一点也没有特色，不同时代的家具被随心所欲地丢在那里。不过在最高的一层，仍保留着一个原来的房间，在那里，仿佛时间已经忘记了流逝。

那是一个很神奇的时刻。那里面摆着一张床，床帷用金线绣成，用金银缘带纺织的奇异床罩，因被杀死的情妇的干燥血液而依然硬如纸板。壁炉里的灰烬已经冰冷，最后一块木柴也已经变成了石头，衣柜里的武器装满了火药，沉思的骑士的油彩画像镶

在金框里，是由那个时代没能幸运活下来的佛罗伦萨某位大师画的。然而，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新鲜的草莓香味，它居然滞留在卧室的空间里那么久，真是不可思议。

夏季的白天在托斯卡纳漫长而缓慢，地平线在原地一直停留到晚上九点。我们参观完城堡时已经十点多，但是米切尔坚持要带我们去圣芳济会教堂看皮耶罗·德拉·弗兰切斯卡的壁画，然后我们在广场的葡萄架下喝了杯咖啡，愉快地说着话。我们回来取行李时，发现晚餐已经做好，我们只好留下用晚餐。

我们在只有一颗星的锦葵色天空下共进晚餐时，孩子们在厨房里点上几个火把，跑到黑暗的楼上去探险。我们在餐桌上仿佛听到了他们那种野马般奔跑爬楼梯的声音、门扇的呻吟声和在黑暗的房间里轻轻呼唤卢多维科的叫喊声。我们留下来过夜的坏主意就是他们想出来的。米切尔·奥利罗·多尔瓦高兴地支持他们的提议。我们没有正当理由表示不同意。和我的担心刚好相反，我们睡得很好：我和我妻子睡在底层一个房间里，我的两个儿子单独睡隔壁房间。他们两个的思想都是现代的，毫无鬼怪的概念。我一边设法入睡一边数着客厅里的钟表打让人失眠的十二下，同时想起了那个放鹅女人的可怕警告。只是，我们实在是太累了，不一会儿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直到天亮。当我们醒来时已经七点多，灿烂的阳光透过窗口的爬藤植物照射进来。“真蠢，”我对自己说，“如今仍然有人相信这世间会有鬼怪。”直到这时，新摘的草莓的香味才使我颤抖了一下。我看到壁炉里的灰烬已经冰冷，最后一块木柴变成了石头，三个世纪以前满面愁容骑士的画像从金框上望着我们。原来我们不是睡在前一天夜里睡的底层的房间里，而是睡在卢多维科的卧室里：飞檐和窗帘已经挂满灰尘，床单上浸透了他那可恶的床上的依然热乎乎的鲜血。

（朱景冬 译）

过河拆桥

[阿根廷] 博尔赫斯

圣地亚哥一个教长想学巫术，他经过多方打听，知道了离此不远的特莱多市的巫师堂伊南是个高手，就上门求教。

他找到堂伊南家时，正是中午，这位巫师热情地请他吃饭，饭后又为他倒上了难得喝到的法国咖啡。教长这才得到机会，说明了来意。堂伊南站起来走了几步，说我不收弟子。教长很执著，再三要求。堂伊南说我已看出你将会有美好前程，但教你巫术以后，我怕你会过河拆桥，忘恩负义，所以不能教你。教长忙起誓，那是不可能的事，假如我真的发达了，我一定会报答你，上帝可以作证。堂伊南听他说得很有诚意，就相信了他。

堂伊南先叫来女仆，吩咐她晚饭准备烤乳鸽，但别忙着烤，等自己发话时再烤。然后他掀开房中的一块大铁板，示意教长跟来，他们就顺着石板梯子下去，堂伊南解释说学巫术最怕有人打扰，所以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石梯很长，走了约有十分钟才到了尽头，来到了一间放着各种巫术器具的实验室，教长觉得他们似乎已经来到了地底深处。

堂伊南拿来一些巫书，正要给他讲解时，有两个牧师匆匆而来给教长送来一封信，信上说他那个当地区主教的叔叔病危，要他速回去见最后一面。教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怎么办才好。最后他还是不愿放弃学巫术的机会，就写了封回信表示慰

问，让来人带给主教。两天后，几个着丧服的人来了，说主教已经病故，正在选继承人，而教长也有中选的希望，还说教长不必赶着回去，因为他本人不在场被选中则更加说明他是深孚众望。

果然十天后，两个衣着华丽的牧师来了，一见面他们就匍匐在地，吻他的手，称他主教大人。堂伊南也是喜出望外，一边向他祝贺一边为自己的儿子谋求空出的教长职位。主教对他说，教长的位置已给了主教自己的弟弟，不过可以另给好处，于是提出三人一起去圣地亚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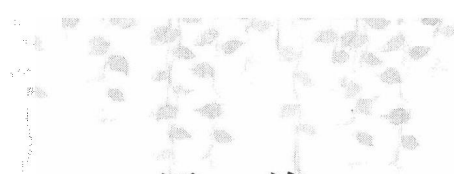
三人到圣地亚哥上任。六个月后，教皇派使者来宣旨，任命他为托洛萨大主教。堂伊南忙请求把空出的主教位置给自己的儿子。大主教说这个位置已给了他自己的叔父，不过可以另给好处，提出三人一起去托洛萨，堂伊南只得同意。两年后，教皇又任命他为红衣主教，堂伊南立刻提醒他以前作出的许诺，并为自己的儿子请求那个空出的大主教位置。红衣主教说这个位置已给了他的舅舅，不过可以另给好处，提出三人一起去罗马，堂伊南无法可想只得同意。他们到了罗马受到了隆重接待，还举行了弥撒和游行。四年后，教皇逝世，红衣大主教被选为教皇。堂伊南又一次找到教皇，他吻了教皇的脚，提醒他以前的承诺，为自己的儿子请求红衣主教的职位。教皇闻言大怒，让手下把他投入监狱，说他一个小小的巫师竟敢要挟教皇。可怜的堂伊南忙连连认错，请求宽恕，并说自己与儿子这一辈子都在外荒废了，现在只好准备回老家，因路途遥远，请求教皇给一点路上吃的东西，教皇不予理睬。于是堂伊南站了起来，在教皇鸦雀无声的森严的大堂上，旁若无人地大声说道：“那我就只得吃女仆为我准备的烤乳鸽了。”

女仆应声出来开始烤乳鸽。教皇这才发现自己实际上还在特



莱多的一个地下室里，只是圣地亚哥的一个小小教长。他为自己的食言而羞红了脸，结结巴巴不知说什么好。堂伊南不再请他吃乳鸽，只是客客气气地把他送出了地下室。

(阿华 译)



黑 羊

[意大利] 卡尔维诺

从前有个国家，里面人人是贼。

一到傍晚，他们手持万能钥匙和遮光灯笼出门，走到邻居家里行窃。破晓时分，他们提着偷来的东西回到家里，总能发现自己家也失窃了。

他们就这样幸福地居住在一起。没有不幸的人，因为每个人都从别人那里偷东西，别人又再从别人那里偷，依次下去，直到最后一个人去第一个窃贼家行窃。该国贸易也就不可避免地是买方和卖方的双向欺骗。政府是个向臣民行窃的犯罪机构，而臣民也仅对欺骗政府感兴趣。所以日子倒也平稳，没有富人和穷人。

有一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人知道——总之是有个诚实人到了该地定居。到晚上，他没有携带提灯出门，却呆在家里抽烟读小说。

贼来了，见灯亮着，就没进去。

这样持续了有一段时间。后来他们感到有必要向他挑明一下，纵使他想什么都不做地过日子，可他没理由妨碍别人做事。他天天晚上呆在家里，这就意味着有一户人家第二天没了口粮。

诚实人感到他无力反抗这样的逻辑。从此他也像他们一样，晚上出门，次日早晨回家，但他不行窃。他是诚实的。对此，你是无能为力的。他走到远处的桥上，看河水从桥下流过。每次回

家，他都会发现家里失窃了。

不到一星期，诚实人就发现自己已经一文不名了；他家徒四壁，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但这算不了什么，因为那是他自己的错；不，问题是他的行为使其他人很不安。因为他让别人偷走了他的一切却不从别人那儿偷任何东西；这样总有人在黎明回家时，发现家里没被动过——那本该是由诚实人进去行窃的。不久以后，那些没有被偷过的人家发现他们比别人家富了，就不想再行窃了。更糟的是，那些跑到诚实人家里去行窃的人，总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因此他们就变穷了。

同时，富起来的那些人和诚实人一样，养成了晚上去桥上的习惯，他们也看河水从桥下流过。这样，事态就更混乱了，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在变富，也有更多的人在变穷。

现在，那些富人发现，如果他们天天去桥上，他们很快也会变穷的。他们就想：“我们雇那些穷的去替我们行窃吧。”他们签下合同，敲定了工资和如何分成。自然，他们依然是贼，依然互相欺骗。但形势表明，富人是越来越富，穷人是越来越穷。

有些人富裕得已经根本无须亲自行窃或雇人行窃就可保持富有。但一旦他们停止行窃的话，他们就会变穷，因为穷人会偷他们。因此他们又雇了穷人中的最穷者来帮助他们看守财富，以免遭穷人行窃，这就意味着要建立警察局和监狱。

因此，在那诚实人出现后没几年，人们就不再谈什么偷盗或被偷盗了，而只说穷人和富人；但他们个个都还是贼。

唯一诚实的最开始不行窃的那个人，但他不久便死了，饿死的。

良心

[意大利] 卡尔维诺

爆发了一场战争，一个叫吕基的小伙子去问他自己是否能作为一个志愿者参战。

人人都对他赞扬有加。吕基走到他们发步枪的地方，领了一把枪说：“现在我要出发了，去杀一个叫阿尔伯托的家伙。”

他们问他阿尔伯托是谁。

“一个敌人。”他回答，“我的一个敌人。”

他们跟他解释说应该去杀某一类敌人，而不是他自己随便想杀谁就杀谁。

“怎么？”吕基说，“你们以为我是笨蛋吗？这个阿尔伯托正是那类敌人，是他们中的一个。当我听说你们要和那么多人打仗，我就想我也得去，这样我就能把阿尔伯托杀了。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我了解这个阿尔伯托，他是个恶棍。他背叛了我，几乎没有理由，他让我在一个女人那儿成了小丑。这是旧话了。如果你们不相信我，那我可以把整个经过跟你们讲一下。”

他们说行了，这已经够了。

“那么，”吕基说，“告诉我阿尔伯托在哪儿，我这就去那儿和他干一场。”

他们说他们不知道。

“不要紧。”吕基说，“我会找到人告诉我的。迟早我要逮住他。”